

我的头发

□孔明

数年前头发上不见一根白发,有人问我:“是不是染的?”不待我肯定,他即感叹:“染得真好!”问我在哪里染的,我笑曰:“在娘肚子里!”我说我生下来时,头发就浓密黑亮。小时候常流鼻血,我妈说我火大,且归因于头发,只要流鼻血,就要给我剃头,几乎剃光,只在头顶留一撮,用红绳扎成朝天辫。我爷看不清楚,寻我时,只摸头顶。看见剃头刀,我就害怕,东躲西藏,被逮住了,强按头颅,我就发出杀猪般嚎叫。后来父亲买回推子,对抗才稍微缓和。离开家后,我的头发我做主,懒得理发,头发却疯长,常显得比别人长。耳边有人说:“你看你头发长的!”我这才去理发!我去理发店,师傅认得我,开玩笑:“得收你双份钱。”意思是理我一个,等于理了两个。有一年和朋友滕恩昌去汤峪,

瞅见一个时代理发馆,理发师是我同学的妹子,叫汤亚芳。她夸我俩头发好,不烫真可惜了。我俩被说动了,都接受了烫。烫了后,不一样就是不一样,见到人自己先别扭想躲,低着头就当别人看不见,只恨不能恢复原貌。好长时间,也有人赞美,但不知真假。这年头,嘴里说出来的话,不可不信,不可全信,信与不信,全取决于自己。是好话,那就全信吧!

岁数在长,头发在落,但和同龄人比,还是相对多些。不一样的是头发一直黑,遇见一些同龄人,我都不好意思,就说染的。该白不白,说染的反而被多半人相信,这就妙哉!

我从不照镜子,镜子一直都是别人的眼睛,谁夸我年轻,我嘴上谦虚,心里舒服。这便是人性的弱点,有时候能自我安抚,至少不令自己沮丧,甚至会孤芳自赏。

一日,理发师自言自语:“也有白头发了!”我就留意掉落的头发,果然发现了一根白丝,脑际也就闪过一丝失望。我第一次找他理发时,他还是学徒,不知不觉间,他已经迈过四十岁的坎儿,也留平头。看镜子里的他,鬓角白发已经很多多了。他羡慕我的头发,曾经问过:“你是怎样保养的?”我没有回应,他便自答:“还是端铁饭碗轻省呀!”我笑着回他:“早变成泥饭碗了!”他叹了一口气:“泥饭碗也比没饭碗强!”这句话我认可。他老婆没工作,一家子租住单元房,还供养一个娃上学。他的手艺好,回头客多,却也辛苦。我常赶饭点去找他,因人少。他瞥见我,就撂下碗,挽袖子。他的头上,很早就有了白发了,我心里想:他是好小伙,自食其力,自然有压力。那白头,应当是“压”出来的!

我也有白头发了!不可能无动于衷,也不可能悲从中来;谈不上不开心,却也多少有点不甘心。往后,再遇见谁夸我头发,我就赶紧解释:“我也有白头发了!”算是自己给自己台阶下,等于自己给自己宽心。人在旅途,阅历增多,无奈也在增多。

岁月是个染缸,会把人头发染白。不染不行,拧得过去自己,拧不过天;躲得过今天,躲不过明天。就好比树叶,非黄不可,只是个迟早。做人要顺乎自然,一个“顺”字里隐藏着禅机。一些事,不顺是不行的。过一年,长一岁,不长可乎?长着长着,就长大了;长着长着,就长老了。人和树一样,年轮就在树身上。

树叶要黄,头发要白。是一种无奈,也是一种启发,更是一种超脱。各人的头发,各人感悟吧!我且随遇而安。



冰瀑奇观 段麟峰 摄

等待的心,越来越瘦
你还是来了,雪花
明快而轻盈的音符
冷静而专注
像再现一场阔别多年
喜极而泣的重逢

想说的,已经说过
剩下的,只是让它堆积
所有的思念,都凝结成
晶莹的文字
散落一地
比沉默更白

有些人见过之后
就从你的世界消失
而有些人,却依旧清晰

灵感开始冬眠
像生命与花朵
在寒风中,盛开或凋谢

一朵雪花,就是一个念想
它温暖的覆盖
抛掉内心的卑微
从冬天积蓄着能量
把思想化作,春天的翅膀

一朵雪花一个念想

□王军贤

履痕处处

奇幻鬼谷岭

□柯贤会

朋友说:安康自古有三岭,岭岭景致勾人魂。北岭秦岭,中华龙脉,雄奇伟岸;南岭鸡心岭,自然国心,关隘要隘;中岭鬼谷岭,云雾山山,神秘莫测。秦岭和鸡心岭我曾先后去过,唯独鬼谷岭未曾谋面,时常想之念之。庚子寒冬,我终于耐不住诱惑,与几位好友相约去鬼谷岭登山,以了心愿。

鬼谷岭位于石泉县境内,海拔2008米,相传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、谋略家、纵横学派鼻祖鬼谷子出生和讲经授道的地方。蜿蜒崎岖的子午道就像一根细细的麻线,拴在大树上,我们就像那绳子上的蚂蚁,艰难地向上攀爬,寒风袭来,感觉那根绳子就在悬崖峭壁上摆动,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山崖,摔得粉身碎骨。石泉的朋友说当年给杨贵妃千里送荔枝就

是从这子午道上经过,不知摔死了多少马,摔坏了多少人。听完之后,我们有些畏惧,朋友鼓励说:“现在道路已维修改造,也有保护措施,沿途美景很多,你们一定要登上最高峰才能领略最美的风光!”我们只好大着胆子继续向上攀爬。

路两边千奇百怪的树木,有的一身赤红,有的通体碧绿,有的倒挂悬崖,有的高大笔直,如蟒蛇,如灯塔,如舞者,如醉汉,造型各异,姿态万千。山坳处,两棵古树并蒂而生,四五米高时,紧紧拥抱,再往上长,又各自分开,人称“夫妻树”或“鸳鸯树”,成为一道奇观。山上生长着一种不知名的树,四季常青,叶圆干白,高的七八米,低的三四米,朋友们拿出手机照相辨别,手机里一会说是白蜡树,一会说是华榧树,到最后还是没辨别出来,手

机也无奈地说:“对不起,我也不知道!”

山上刚刚下过一场大雪,雪后的鬼谷岭是一个奇美的地方。满山玉树银花,树枝晶莹剔透,雾凇白雪更奇,比雪霜更美。越往高处,积雪越厚,山林里不时传来劈啪响声,高大的树木也承受不住冬的力量,急忙抖落身上的积雪。从山上一路滚落下来的雪饼,犹如朵朵洁白的雪莲。美女们捡起来,或顶在指尖,或捧在手心,或戴在头上,萌动可爱。

山巅平台正中建有天台观,其规模宏伟,可谓陕南之最,昔日那造型奇特的楼阁殿堂惨遭破坏,仅剩片石垒成的残垣断壁和散落遍野的碑板石刻,无不令人痛心惋惜。平台西侧,有一壁立千仞的陡峻悬崖,人称舍身岩,传说是鬼谷子羽化升天的地方。站在崖边探头下望,

全是苍黑的岩石,岩石缝隙里长满了虬曲苍劲的野生杂木,在云雾里凌空横生,令人目眩心惊。

“岭有多高、水便有多深”。天台观东侧的古杉林中有一口古井,一尘不染,即使在数九寒天,一泓清泉依然奔涌而出,冒着热气,听之叮当作响,喝之清爽清凉。旧时每逢久旱不雨,人们便来这里祷神求雨,这一泓清泉,掩入一片森林之中,实是人间少有的清凉世界。

除了天台观遗迹,舍身岩、龙王井外,鬼谷岭上还有很多景点,或奇峰突起,横断云烟;或茂林修竹,秀木参天;或怪石嶙峋,自成世界。它们以其不可抗拒的魅力,撩拨着人们的思绪,激荡着人们的情怀。



都市扮靚人 许岗 摄

篱笆墙的影子

□李泽花

家乡的记忆是我床头的一部书,随手可以翻阅。家乡的一道风景,写满春花秋月。蓝蓝的天,白白的云,有星有月,有影子。像一首浪漫的诗,像一首轻柔的歌,像一条清澈的小溪,在我无暇的心里缓缓流淌。

晚秋的高粱杆完成了它输送养分的使命,躺在地上悠闲地晒太阳。叶子枯黄时,划一根火柴,呼呼的火苗,把叶子烧成灰烬,光溜溜的杆子称为秫秸,两头截去,等待它的另一使命。

父亲扯线挖沟,母亲安杆定桩,大哥左,大姐右,填沟培土,孩子们的小脚丫,深一脚浅一脚,印在泥土上。半黄半绿的秫秸,经过大人孩子们的精心排练,喊着号子:“一二一,一二一,立正,看齐。”一字线排成行。

父亲在左,母亲在右,手中各拿一根向日葵杆子,横在秫秸中间,小麻绳一勒一扣,秫秸稳稳被固定在深土里,一道篱笆墙编制而成。

篱笆墙,是家与外界的界限,它的初愿是忠诚的守护。枯杆不堪狂风的筋骨,密密地交织是为了防良性窃贼地窥探。偶有雀鸟稍息,喳喳喳,诉说着远方的奇谈。冬季,寒风从枯枝肋下穿梭,积雪少许停留,挂一串冰

珠,似糖葫芦,滋润着孩子们的咽喉。一年一年,风雨摧垮了枯枝的意志,无力站起,默默匍匐着身躯,独自吞噬着荣辱。

来年春天,万物复苏,抓一把扁豆和丝瓜籽,种在篱笆墙根底下,经过扎根发芽,一簇簇粗壮嫩白的芽,破土而出。

老母鸡刨着沙土坑,“咯咯咯”个不停,鸡仔听到号令,撒欢儿跑着。老母鸡啄一棵嫩芽,放在坑中,鸡仔乱啄一通,美味佳肴进肚中。

母亲手持柳条,追赶着老母鸡,嘴里骂着:“该死的,让你吃,让你吃。”老母鸡边跑边张开双翅,咯咯咯地叫着它的孩子们,鸡仔吱吱吱地喊着救命,躲在老母鸡翅膀下。母亲的手高高举起但没忍心放下。

仲夏,丝瓜和扁豆秧爬满篱笆墙,丝瓜藤上长满头顶黄喇叭花的小丝瓜,花落瓜长。丝瓜扁豆生命力极其旺盛,果实累累。长长的丝瓜挂在篱笆墙上,紫红宽厚的扁豆藏在豆秧中。母亲手提竹篮,头钻进密布瓜藤里,一手摘丝瓜和扁豆,另一只手撕下那缠绕的喇叭花藤。母亲的手被藤划破,血滴答,她也不撒手。嘴里嘀咕

着:“不能让你这疯长的喇叭藤压趴了篱笆。”母亲身后的孩儿们齐声呼:“连根拔。”

中秋,篱笆墙上挂满丝瓜和豆荚,绿油油的叶子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,给人一种幽美恬静的感觉。蜻蜓在花蕊上独舞,雏鸟静静地拥抱着篱笆,不离不弃。母亲把串串红辣椒挂在篱笆上晒太阳,点缀着。天空下,篱笆墙的一角,一群孩儿有的追逐着蝴蝶,有的手拿扫把捕捉蜻蜓。父亲倒背着手,后面跟着哈巴狗,巡视着,护着篱笆。

深冬,寒风呼呼,撕扯着枯藤,摇晃着篱笆,根根枯杆碰撞着,互相搀扶着,就是一尊不倒翁。大雪纷飞,篱笆墙不忘使命,抵御外患,守护着院中的三间土坯屋。道路上深深的积雪,行人无法行走,只有那篱笆墙下闪出一条小路,上学的孩子,手抓篱笆,偶尔踩一块雪球,塞进嘴巴,寒颤一下,精神抖擞。

如今,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。但是,无论生活条件怎样变化,我心中篱笆墙的影子永驻。

星星还是星星,月亮还是月亮。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是那么长,使我终身难忘。



暖心莫过白菜

□张玉琴

白菜朴实无华,不事张扬,像极了平民百姓。我喜爱白菜。冬天的到来,让白菜成了抢手货。一早去菜市场,水嫩嫩的白菜笑盈盈地迎接前来选购的市民。它干干净净地堆放在菜架或地铺上,像亭亭玉立的小美人,让人看着就生情。

母亲说:“白菜,要在霜降过后吃,才有白菜的味道,醇厚香甜。”凉拌白菜,先扯掉白菜边上的几层绿叶,再把白菜心一叶一叶剥开,用水冲洗干净,切成细丝,放上葱末、姜末、红辣椒面及各种调料,将烧滚的油吱溜一声,浇在白菜上。这样拌出的凉菜,爽口、鲜美,还能增加食欲。

白菜是家常菜,也是大众菜。下雪的日子,寒冬的日子,谁家不藏几颗白菜在厨房呢?而且大江南北,随处可见白菜,它不嫌穷爱富,不论是居庙堂之高的达官贵人,还是处江湖之远的平头百姓,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白菜。

《本草纲目》里对白菜的功效描写得详尽,冬吃尤佳。因此,白菜被称为小家碧玉,人间至味,自然界的清欢。

生长在农村的我,每年几乎都与白菜相伴。小时候,每到冬天,父母把自家地里的白菜都收回来,择净外层干黄的叶子,堆积在一起。天冷时,挖地窖和萝卜同时下窖,窖外用厚厚的秸秆盖上,防止白菜冻伤。藏的白菜从冬天一直吃到正月十五。过完年,时不时还有白菜吃,那时,菜的品种单一,主要是白菜萝卜。

白菜无奇香,也无艳色。白菜是平和的,就像我们朴素平凡质朴的生活,既便宜又实惠,它能上得厅堂,下得厨房,不挑不拣主人,白菜馅的包子饺子是餐桌上鲜美可口的家常美食,百吃不厌。

白菜很家常,白菜也很尊贵。白菜是高洁的,外面叶子去掉,里面雪白嫩黄,非常可口。小时候,进入严寒的“三九”天,母亲总会用白菜粉条豆腐烩上一盆热气腾腾的大烩菜。我们姊妹在热炕上围一圈,个个吃得红光满面,时不时抬头望望窗外,外面是风雪飒飒,心里却如同火炭一般温暖。母亲说:“要想心里暖和,必须吃点热乎的白菜,带汤带水最舒服……”白菜以独特的风姿和味道打动人们的心,慢慢品尝,才能吃出白菜的风味,也总会不由自主让人想起大自然,阳光和风、细雨、田野……

白菜是平民化的蔬菜,弥漫着朴素的乡野韵味。白菜的叶子一片片相依偎,搂搂抱抱,互相温存,亲切而优雅,实在而忠诚,这也是一种超脱的人生境界,人若能像白菜叶子一样活得自自然然,与自然和谐相处,就能读懂什么是海阔天空。



肖形牛(篆刻) 蒋绍廷